

## 评论

## 学会致歉 灵魂乃安

邓海建

一张字条之所以温暖如斯,恐怕也就在于当事人所说“如释重负”所释放出的“正能量”。说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:犯错了,认错并请求谅解,这是最底线的公序良俗。甚至我们都会拿“知错能改、善莫大焉”的老话诲人不倦,然而,不知从何时起,我们早就不相信了这个逻辑,鲜有人真的认为“认错”是一件大善事。也因为认错稀缺,这张小纸条才显得那么“价值连城”——譬如专家就说,此事关乎城市文明大计。

货真价实的认错道歉,似乎已经濒临绝迹。成功可以“复印”的唐骏先生造假了,有了半丝歉意吗?“史上最牛造假”的教授被戳穿伪造学历身份,有过致歉表示吗?郭敬明抄袭事件早已尘埃落定,毫无悔意仍是翻不过的一页……弄到最后,好像人类已经对这样的死皮赖脸毫无办法,只能以阿Q式

的“怒道”自我安慰。至于权力的认错道歉,尽管形式上越来越多姿多彩,但内容上仍显得诚意寥寥。前几日有消息说,一些城市正探索“建立政府失信行为致歉制度”,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对其重大失信行为,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致歉——此举弥足珍贵,而潜台词令人唏嘘。

易中天先生说,“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?恕我直言,恐怕任重而道远。别的不说,面子这关,就多半过不去”。但问题是,认错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都是什么可耻的事。譬如古今中外真正的贵族,如果有错,引咎辞职,不等他人弹劾;如果有罪,自己了断,不等他人动手。这或者说明两个道理:一是不会致歉、不求谅解,是因为灵魂或者良心已然弃之如敝履;二是一种群体精神或阶层认同,犹如“百年老字号”,也会唤醒个体的信誉感、荣誉感。

## 微评论

## 豪华医院正是“看病难看病贵”的注脚

浦江潮

11月5日,南京市鼓楼医院新大楼投入使用,新大楼楼顶建有停机坪,大厅内有价值700万元的钢琴、来回穿梭的电瓶车以及即将开业的咖啡屋等,宛若星级酒店。(人民网11月6日)

豪华医院以及一些医院竞相建设豪华病房,不仅不能表明人们享受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,相反,在某种意义上,这些现象正是看病难、看病贵的生动注脚。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,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、大医院,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医疗力量薄弱,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任,以至于人们大病、小病都往城里跑,往大医院跑,结果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,小医院门可罗雀,看病焉能不难?城里的大医院宛如星级酒店,农村的小医院、乡镇卫生院破败不堪,这是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写照,政府的医疗投入方向亟须纠偏。另外,一些不差钱的大医院,却热衷于搞豪华的面子工程,或者热衷于建设豪华病房,为有权、有钱者提供所谓的“特需医疗”服务,挤占普通医疗服务的空间和资源,如此,普通百姓看病焉能不难?焉能不贵?

## 时事乱炖

## 查处假鸡蛋比提醒更重要

张枫逸

诚然,流动摊点属于典型的“打一枪、换一个地方”,做了一锤子买卖后便溜之大吉,往往成为假冒伪劣的重灾区,但就此呼吁“远离游商小贩”,对于那些诚信经营的流动商贩显然是不公平的。何况,远离流动商贩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,此前就有其他地方的市民从正规集贸市场、超市买到了假鸡蛋。此外,更重要的是,相关职能部门负有打击假冒伪劣、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,有义务提供给市民自由选择、放心购物的消费环境,不能凭借一句轻描淡写的提醒,就把消费风险转嫁给广大公众,自己去当甩手掌柜。

假鸡蛋来势凶猛,有关部门的表现却始终难尽如人意。在媒体陆续曝光长沙市场上出现“问题鸡蛋”后,当地工商部门的回应仅仅是“目前市面上所产鸡蛋完全安全,可以放心食用”;当南京市民怀疑买到假鸡蛋时,相关部门得出的结论竟然是“暂无鸡蛋的国家标准,无法判别真假”;更有甚者,央视记者发现部分公司授授人造假鸡蛋技



王恒/图

术,与多家部门联系举报却均称不归其监管……相比之下,洛阳工商部门提醒市民防范假鸡蛋似乎是仁至义尽,可光提醒不查处又有什么实质意义?显然,制假售假者不会因此金盆洗手,广大消费者依旧要担心假鸡蛋“坑爹”。

## 时评

## 幸福榜单何以频繁来敲门?

钱兆成

就在前不久,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联合对外发布了“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”,合肥“幸福指数”高达43.40分,超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32个大城市,成为中国“最幸福城市”。而今天又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幸福城市排名,已经毫无合肥的影子。两张榜单差距何以如此悬殊?这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或许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就是这两张榜单的评选机构不一致。一方是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,另一方是,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。两方人员动辄以中国、研究等字眼自抬身价,看似来头很大,至于这两方面人马的底细如何,笔者难以得知。

幸福榜单何以如此频繁来敲门?纠结于这两个组织的出生无济于事,还是要讨论幸福本身,对幸福的概念做一些延伸分析很有必要。首先,对报纸上介绍所用的一些概念,笔者表示不敢苟同,比如不知道调查中所用的“幸福”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?还有很多人对幸福的定义比较特别,客观而言,每个个体面对的幸福都是不同的,这样调查出来的结论就不

应笔而统之去用幸福这个词了。在没有定义前,你很难得知不同的被调查对象所说的幸福是什么,这就没有可比性。

其次,这个主观指标在调查里也有一定作用,不过要经过大量的调查才管用。我们称之为大面积调查,一万、几万、几十万,达到怎样一个数量才行?幸福榜单频繁来敲门,让人质疑这榜单背后的诚意,抽查的样本到底有多少?

遗憾的是,很长时间以来,我们只见到满世界飘的“十佳”“优秀”,生生把“创优评差”的经给念歪了。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的评选机制,为何只评选幸福城市,为何不评选最不幸城市?这既能真实反映社情民意,也好让普罗大众换一换口味。

当幸福成了一种热门词后,各种幸福排名就你方唱罢我登场;当幸福成了一种热门词后,各种幸福排名赞助邀请函就来“敲”你的门;当幸福成了一种热门词后,笔者不希望幸福成为被炒作毁掉的又一个词汇。到底谁最幸福,恐怕是组织此类评比的“专家学者”最幸福吧,这是一个笑谈。

## 该怎么看“赛课表演化”

郑渝川

赛课是对中小学校各类各级教学比赛的俗称。近日有小学教师投书《中国青年报》,讲述其饱受“赛课”折磨的经历,担心这些种种怪现状会危及教育的品质。有教育部门官员介绍称,现在的赛课就像演戏,“老师成了演员,后面有导演、编剧、舞台设计”,“教学流程都设计好了,上课不再根据学生的情况,与新课改提倡的理念背道而驰。”据悉,一些赛课的优胜者并非真正的教学能手,只是口才好、善于表现,“一辈子可能只上过一堂好课,但这堂好课就足够他(她)吃一辈子了”。(11月6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公允而言,赛课的形式安排,是为了让资深内行评估年轻内行,分别指出授课者的优点和不足,使其改进教学。这就需要多次而非单次、两三次赛课,重在推动参加者的改进,实现效率最高的“传帮带”。然而按照接受《中国青年报》采访的教育官员和教师的说法,现有赛课变成了“单场决胜负”的“利益之赛”,这必然诱使参与者按照“单场发挥”进行形式和内容设计,最终变成偏离教学本身的表现。

赛课机制又一个不当设计在于,单场优胜者可以获得各种丰厚物质利益和等级荣誉,让“赛课表演化”变本加厉。还因此,学校和基层教育部门将本校、本地区赛课优胜者的数量,也纳入政绩,催生出像运动队打造奥运夺牌选手那样,将大量的教育经费等资源花在对赛课选手的打造上。

而一些所谓的教育学会,之所以热衷举办巡回式的赛课活动,正是看准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项需要,用“名”换利,彼此心照不宣,皆大欢喜,只是苦了被拿来作为“演出”的“配角”、“群众演员”的学生。

此外,权且抛开利益输送不谈,“赛课表演化”现象还反映出当下在相关评比活动、考试面试环节考核标准失衡,过度偏重口才和应变能力的问题。民国大师当中,许多人口才欠佳,但并不影响当时的学生从其教授中获益,如果用赛课的方式来考察那些大师,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能被留在当时的教职岗位上。这足见表演化的赛课华而不实的另一面。

## 非常道

“不要跟‘坏同学’做朋友,要跟‘好同学’做朋友。”

昨天,张小姐在化龙巷上发帖称,同事的孩子在花园某小学读一年级,上周五老师给家长们发了这样一条短信。张小姐和同事们都觉得不妥。对此,校长解释说,老师看到部分同学有不好的表现,只是善意地提醒,并不是针对哪个学生。

“不是出力淌汗挣的钱,不能要”。

11月4日清晨,济南市环卫工人王富方扫街时捡到了一个皮包,里面有千余元现金和各种银行卡、证件等。他干完活之后冒雪苦等失主一整天。王富方怕错过失主,还叫同事送来了午饭。后来,在警察的帮助下,他终于联系上了失主。而当失主给王富方200元作为答谢时,他说。